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季宣

顧命

惟三月才生中王亞懌命學王粵洮磧水昧被絕躬  
凭玉几粵同召太采奭芮柏彤柏畢公衛戾毛公節  
氏屬臣百尹馭豈王曰緜虜蕞大漸惟災病日臻无  
弥留志亞獲斬心享兹子宋嘗命女替商亥王武王  
宣重茨奠祔敎教則肄肄亞奠則亨建殿集大命聖  
後出侗敬節天曹嗣守亥武大嘗亡敵旦俞今矣各  
叛殆亞興亞志亦尚明嘗朕心用敬采元學釗弘漁  
于難雖柔遠耐邁安勸小大歷苗恩夫人自爾于曹

儀亦亡呂劍冒貢于非幾絃无殺命還出綴亦于廷  
越翌日乙丑王崩大采命申桓峯宮毛畀爰叁戾呂  
伋呂式于戈屨賁百人也學劍于峯門出外延入翌  
室卹寔宗

不憚不悅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悅成王  
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讐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  
真可爲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  
芥薑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宮  
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  
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怛死生之  
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盥手也磻頰  
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蓋太僕也衮冕玉几朝覲  
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  
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爲禮盥頰而出亦  
以爲潔齋也衮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  
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  
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蓋周之制也召  
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太師爲司馬毛公以太  
傅爲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

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  
臣也師氏掌以燉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  
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  
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衛之卒伍  
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闕嚴兵衛所以謹  
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衆不以冢司攝政成  
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  
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獲誓言之懼固不  
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  
敢苟慎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肄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惠以定其民之  
所附麗惠爲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  
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控  
伺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教不敢  
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  
省悟於事爾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惠大  
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  
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  
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  
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爾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  
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  
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楨中孔子以爲是誰之  
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  
將死以其要切之道誓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  
者止於宣光奠麗責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  
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  
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  
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禮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宮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喪之主也王殯西階墜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衛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宮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衛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衛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芮在同  
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內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  
也彤妣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  
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衛康叔爲周司寇  
蓋與書合

丁非命徒箒尾越七日蒸酉柏昧命士頹材狄設黼  
展綴介牖閒等實專重篋履黼純等玉芳几鹵序東  
實專重底履綴純文貝芳几東序鹵實專重彗履畫  
純彫玉芳几鹵夾華實專重筍履紛純彭芳几戊  
玉五重敷瑤簋乃大嘗弘辟琬琰聖鹵序大玉卮玉

平球河國聖東序楹山翠亦大貝賁鼓聖鹵防允山  
戈味也弓坐也竹矢聖東防大路聖圃階面綴路聖  
阼階面先路聖左塾也堦次路聖右塾也堦式人齋  
弁執憲立于畢門也內三人案弁執戈上刃夾兩階  
祀式人統執劉立于東坐式人統執戍立于鹵坐式  
人統執戣立于東坐式人統執瞿立于鹵坐式人統  
執銳立于仄階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壬日而殮七  
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  
召公以西伯爲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

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歿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宮室之制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堂廉曰祀祀外曰墜堂下曰庭庭之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間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閒天子朝覲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  
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  
設之尔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仍生時所用  
几也華玉文玉几也文具貝飾彤几也彫玉玉飾  
彫几也與漆几凡四席加几者也純緣也四席孔  
氏謂桃枝竹席箚席莞席筍席鄭氏謂篔席次席  
竹之次青者厖篔之織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篔  
織箚也厖青蒲也筍苔箚也王肅說篔席箚草蓋  
蒲席也孔氏以爲厖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  
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覲祭祀玉几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用彫几加莞席紛純筵國賓用彤几加纁席畫純  
謂篋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纁席也以天  
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  
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  
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縛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  
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璧及琬琰  
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  
之玉鎮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  
王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惠易行大玉鄭氏以爲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  
閭之珣玕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  
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  
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  
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爲飾孔氏以爲寶刀赤  
刃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興謂寶  
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  
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劍  
鍊鋼赤刃恐不得與傳寶竝太訓虞夏商周之書  
河圖孔氏以爲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胤夏后氏諸侯垂舜之共工允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宜生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鼗鼗以鼓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次於玉鎮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爲合法度王者所寶以見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玉路綴輅綴玉路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爲刀未詳案鉶美金因金而名鉞尔殘瞿皆戟屬銳矛屬也劉鉞天子所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西二序之間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爲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之託也前此者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於書見之

王麻纒黼裳繇圓階陞知士昔商麻纒蛾裳入即位太采太史太宗皆麻纒形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階陞太史秉書繇圓階陞馭王簡命曰皇后凭玉几衛敷末命命女享嘗臨商周昔衛循大卞變味天丁用富揚亥武山茂嘗王再擇興富曰妙妙子末小學元耐而爵三匹呂教忒天書與般同瑁王武宿武祭武託上宗曰高太采般同各盟呂異同秉璋

臣昨授宗人同捧王畜捧太采殿同祭噍瓦授宗人同捧王畜捧太采各收彬戾出廟門祀

卿士六官也太宗宗伯彤伯也上宗小宗伯也宗人召公之屬中士也太宗以下不以爵秩見具禮官也黼裳裳有章者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明冕服之有章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鎮圭尺有二寸瑁四寸圭璋半珪也同爵也隋升也即位班也御進也宿置之也祭酎也啗齎啐也啐受福之飲至齒而不嘗也饗贊嘏也酢報祭也降下也啗置也收徹也廟門即殯而言蓋路門也皇后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  
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爲  
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阼階將命於先王也太  
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  
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卞  
法也變化也敬慕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  
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卞  
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  
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  
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卞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惠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懼惠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受瑁王受瑁宿瑁祭酒啐酒皆三上宗贊嘏太保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荅其拜太保受酢既啐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將新王之見也古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醮訓戒之辭以謹成人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出奠

王出聖應門出內太臬衛鹵已彬戾入應門左畢公  
衛東已彬戾入應門右皆布棄奠朱圓再奉圭隸幣  
曰弋弋臣衛教執壤奠皆再捧譜晉王誣旱惠富搯  
太臬臬芮柏咸進昧揖皆再捧譜晉曰教教苦天學  
皇天改大畝殿出命惟周亥武挺衆美器亨卹鹵土  
惟新德王畢叶賞罰戡正身珍用專遷後人休今王  
敬出才張皇六幣亡壞戎高祖寡命王敬曰廣畝戾  
甸男衛惟子弋人劄報算管商亥武丕毋富亞務咎

辰望也。仰用昭明于天，下則亦大熊。篋也。士亞也。心  
也。臣采也。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訥。用衡付界。  
三也。粵命建戾封屏，聖哉。後也。人今予弋也。貳拍父尚  
胥泉顧媛介先公也。臣勛也。先王雖介身，聖外粵心。  
宅亞聖王室，用奉卣耳。若亡，遘鞠乎羞羣。公元皆聽。  
命昧，揖趨出。王醴統反，卷舩。

應門在路門外，王出在應門內，即路門之外，內朝  
之位也。召公畢公以三公爲伯，故各以其所領諸  
侯入。見古者生禮尚右，以西方爲上，西方諸侯班  
反居左者，王居南鄉，諸侯北鄉，則左反居右矣。乘

馬也朱立也立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賓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賓客王爲主人則諸侯爲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壤奠土物之贄也王義嗣惠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芮伯司徒也二伯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美進善也天

既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美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諳故以陟方稱之戲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不敢有其衆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荅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

之惠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  
之謂富以既顯富有之業務惠而不務咎故能極  
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惠  
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羆所以保治王家以正  
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爲教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  
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惠  
而先臣有是勲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爲  
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予上顧先公  
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  
國於外而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  
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爲天子羞矣康王自謂鞠  
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  
有衛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  
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某崩稱王  
子某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  
子某旣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  
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  
王旣殯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  
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  
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經見於先王即位之初  
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略取即  
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  
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  
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  
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  
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  
陳訓以周公裕惠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  
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

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  
之語太史之戒則欲變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  
爲告而王報以綏尔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  
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衛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  
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  
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策先王行  
禮寧拘拘然執於禮邪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  
情斯聖人之事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  
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  
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所

大夫之見謂嘉禮見則喪禮未畢禮雖三年之喪  
可以喪服冠子孔子不以羔裘立冠而弔依以論  
議二公之失不爲無據即位之事固未考於書與  
春秋明於高宗亮陰及康王之正位禮無二義則  
可以言書學惟是之察有以見天地聖人之心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永嘉薛季宣

畢命

惟十有六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翰步自宗  
周皇考暨呂咸周止勅命畢公采賚東郊王若曰緝  
呼父弔惟亥王武王專大惠于天下用亨殷殿命惟  
周公左右先王媿正身冢愆殿頑民輿解彖邑密通  
王室式愧身訾无麻式紀丑彰風從三亡攸予弋  
人呂寧衛大升各政繇俗革亞臧身臧民宅貞勸惟  
公楙惠声勤小物攷亮三正色衛丁宅亞祗弔  
嘉績多予先王子小學坐拱仰成

畢命發冊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惠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既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知外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冊畢乃始旌別淑慝分宅成郊孔子以爲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

也民狃習俗未知爲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適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憤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厥臧舉善之教也舉善而教不能者勸固無事乎  
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爲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  
細事也以盛惠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惠彌盛  
矣畢公爲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  
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教故人有不言之化不  
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  
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  
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爲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  
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緝虜父節今予祗命公呂周公出豈建才旌別

淑忒表身宛里章善瘴亞對山風聲亞衛訾箕殊身  
井盪卑亨豐慕申審郊圻峯志坐守呂康三棄政叟  
大匪言尚體嬰亞惟玆異爾俗靡靡穠口惟馭餘風  
未以公元忘才戎聳曰去叢山冢麤亨繇祀呂蕩陵  
惠寔寔矣術敝愧奢阮万去同坏纛殷歷士廩菴惟  
舊怙侶感誣勳美亏人憍至矜夸將繇惡矣雖收放  
心閑止惟驚資富耐訾惟呂泉季惟惠惟訾昔幽  
大訾亞繇古訾亏何元訾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忒違也瘴  
病也旌善別忒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

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教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教章善以瘳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教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爲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寢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且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  
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  
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  
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  
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內未免  
爲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  
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  
之將自誣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爲古之格言也

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傷惠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教此萬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爲宮室臺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衆滅惠其何以爲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心猶火也爲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資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閑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  
耳惠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  
是爲先王之教不由是教非教之大者也欲垂訓  
而弃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緇虜父鬻蚩蚩也安忍惟茲殷士亞信亞柔耳惠  
允攸惟周公亨眷耳亂惟君敷亨咏耳中惟公亨威  
身弁武后叶心同底于衡衡洽政亂泉潤生民三尸  
左衽宅亞咸賴子小學帛膺多福公元惟肯威周建  
亡窮也至亦大亡窮也眷學孫訾元威式惟又緇虜  
宅曰亞亨惟无耳心宅曰民寡惟眷耳豈欽若先王

三百五十一  
威烈呂休于奔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殷之衆豈直丘民而已  
一民不被其澤古人取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  
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  
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惠而有不安  
之國乎以惠懷民猶身之正率是中道斯無剛柔  
偏重之失民安其惠則將惟惠之進人人誠惠之  
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  
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治政亦無乎  
不治惠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賴於分政之  
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  
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尔治道無  
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  
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  
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惠之  
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已成之功烈以美其政  
則周公君陳之惠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  
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頑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  
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惠不使

民強由之潤澤洽於肌膚乃自服尔措刑之美豈  
易得哉教化若成康之時不能至於刑措先王之  
道爲虛器矣孔子以爲王者必世而後仁序書亦  
詳遷殷之錄學者可不思乎

商雅

王夔曰緹縠商雅惟粵祖粵父在竺忠貞躬懲王家  
身大威績紀于太憲惟予小學早守文武成康繼緒  
亦惟先王出臣声左右爾三匹心出憂忍若蹈厲尾  
豈于魯久今爾亦于翊徙股左心呂績粵舊勳亡忝  
祖于弘專及箕式咏民則尔身亨正宅教亞正民心

宅中惟介也中憂暑用小民惟曰師資暴祗憐小民  
亦惟曰師資卑惟懿才息元懿呂圖元易民也宣經  
序丕顯才文王暮丕承才武王剋啓右戎後人咸呂  
正宅缺介惟敬明粵嘗用奉若于先王對敷亥武也  
英命追配于其人王徽曰商雅粵惟絲先正舊箕嘗  
式民也乳商至茲衛粵祖于也逋行昭粵侯也才又  
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爲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惠書太常者不  
替前業是爲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  
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其治而使四方獲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尔予翼所望以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繼繼其緒聲減前世爲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敷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幸之以政其身正民將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己幸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  
民猶咨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  
中適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爲難則其易者可見  
安民之道惟此道尔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  
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  
無缺行之玷教民之訓固將敬明是道以順文武  
之惠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  
舊典之用不用尔不替舊典動由茲道則先公所  
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  
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禮教興行人臣世有其惠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其業盛惠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復人才之問周惠衰替爲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廢其世惠周之所以強歟

栗命

王黷曰柏栗惟予亞亨于惠覃先人罔丕后怵惕惟厲中夾呂興息免耳僇咎圣亥武聰明絜聖小大出臣咸衷忠息計侍馭僕勿宅匪止人呂旦夕承弼耳侵出入起屈宅大亞飲發號令宅才亞臧丁民祗

若乃苗戚休惟子弑人亡良寔賴左右其後才位出  
士臣元亞及繩讐糾繆或元非心昇亨繁先製今予  
命女徒大正正予羣僕侍馭止臣楸粵后惠交攸亞  
逮脊東粵秦亡呂巧令色便侵仄媚元惟吉士僕  
臣正耳后亨正僕臣諛耳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  
臣亦亡尼予無人充耳目止官迪上呂非先王止箕  
非人元吉惟賜元吉舉昔瘵耳官惟亦大亞亨祗耳  
侯惟子女姑王曰解序欽才以強粵后予彞憲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  
眠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官也春秋下大夫字伯冏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惠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冏蓋以先王之臣望之以文武聰明之惠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莫之觀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教亦皆順敬於惠萬邦休治寔爲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慎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惠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譬入芝  
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惠之道也思正己而  
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  
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  
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  
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惠以正下臣  
修惠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惠所  
賴以成也慎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  
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  
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  
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  
士爲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  
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  
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已下將何以爲惠  
故其君之惠不惠係其臣之諛正如何孟子論王  
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責太僕以慎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  
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效先王之法啓其邪心  
雖有聖王將誰與爲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  
利之臣得以克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  
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  
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瘵官也瘵官之罪何所逃哉  
典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瘵  
官之事乎瘵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  
冏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  
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  
爲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永嘉薛季宣

呂剗

惟呂侖王宮或百季旄亢庀徒剗呂詰三匹王曰豈  
古大嘗蚩尤惟亂徙胥延及于季民宅亞寇賊鴟詒  
愚交紘黻矯虔苗民亞申靈剗呂剗惟徙又獻止剗  
曰灋礪翊亡祐爰亂至爲剗則斃剗徙纛剗并剗  
宅差大嘗民興舉漸泯泯焚焚宅中于伯呂覆醜盟  
獻曹厲翊也告亡祐于上帝警民宅大馨香惠剗  
發脊惟腥皇帝哀矜厲翊也亞祐報獻呂曹過監苗  
民亡毒圣丁粵侖重黎監暨天通宅大奔或羣后也

逮圣丁明明斐黨異寡亡蓋皇帝清問丁民異寡大  
言于當憲豈惟其息明惟明與命或后邛邛于民柏  
尺斧箕折民惟剗命秀水土主名山川魏斧翊蘇農  
殖嘉馨式后成珍惟殷于民士剗百姓于剗山中民  
教祗惠敷敷圣上明明圣丁焯于三匹宅亞惟惠中  
勤故博明于剗山中衛又于民斐彛箕獄非訖于豈  
惟訖于富敷忘宅大擇心圣身惟亨天惠自從元命  
配高圣丁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  
末爲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竄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舜典士皐陶也剗滅鼻之刑則滅耳之刑椽宮刑黥墨刑鴟義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既老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下底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於耄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尔邪訓贖刑而命呂侯爲之任官得人故雖老年不害治之成也不遠復之无祗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爲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  
法民從其亂皆爲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  
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  
爲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  
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爲亂紛  
紜不已故爲盟誓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  
刑殺旣衆寃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  
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  
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  
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  
以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  
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  
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絕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  
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  
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皋陶作  
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惠之心所以終三  
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惠此皋陶之教施於  
刑之用者惠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  
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惠光被四表其民惟惠之

勤則皐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彛常以典庶  
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惠之富皐陶敬畏之至  
言皆足爲世法非能達於天惠自作元命則何以  
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齊民以威而民  
益焚要民以盟而民益悖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  
惠威而民作惠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惠齊之以禮  
刑以成惠其刑豈能已哉絕盡也通達也降格享  
於神明也絕地天通盡達神祇之臭使民不得僭  
祭而嚴王國之享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三匹司政冀獄非亦惟從天毋今亦何譬非

昔柏尼習刑也迪元今亦何憖惟昔苗民匪咎于獄  
止而它擇吉人觀于及刑之中惟昔歷農效賜詔制  
及剋呂尚亡紂上帝亞獨奔咎于苗苗民亡言于罰  
馮豳耳丑王曰維虐志也才柏父柏兄中常季弟幼  
孛童孫皆聽朕之歷才威命今亦它亞繇慰日勤亦  
它或茲亞勤矣也于民昇裁也日非矣惟矣圣人亦  
尚敬也矣命呂奉裁也人雖農勿農雖休勿休惟敬  
及剋呂威武惠也人亦慈也民賴也元寧惟也

司政爲政者也刑殺非尔刑殺寔係天道知天以  
己爲民之牧則知典獄之非我何觀於古當求伯

夷棄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  
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  
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  
之適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  
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  
格于上帝告之諄復欲人人而喻之日勤於尔所  
由於以慰安衆庶此古刑獄之道戡荒於怠獄將  
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  
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  
以輔一人之惠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惠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齊一於民吾爲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惠安寧之久爲民洽于好生  
之惠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徠才苗才土告亦祥剴聖今亦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剴何尾非及兩船具糴幣聽及書及書  
東孚正弓及剴及剴亞東正弓及罰及罰亞舩正弓  
及過及過止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賜惟徠亦辜惟皇  
亦案亦止及剴止疑才赦及罰止疑才赦亦案亦止

東乎大易惟緇大乱亡東亞聽具嚴天書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謂之惠刑祥刑爲治道存焉耳祥刑之旨在乎安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爲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寬濫有不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之一人之情不若衆人之情也合衆智以正獄之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有聽贖之制過愆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爲刑之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爲五過其刑所不加焉非審察之則姦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反如爲父母復讎者內如夜入人家登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應之者五罪相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孚衆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  
已得其情雖已簡孚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  
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侯疑赦元罰百鍰閱寔元臯剝侯疑赦元罰惟倍  
閱寔元臯荆侯疑赦元罰倍差閱寔元臯宮侯疑赦  
元罰六百鍰閱寔元臯大侯疑赦元罰千鍰閱寔元  
臯墨罰出屬千剝罰出屬千荆罰出屬又百宮罰出  
屬或百大侯出罰元屬或百又剝出屬或千上下炊  
臯亡替爾書勿用亞行惟咎惟濼元案亨出

荆則足也鍰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差蓋五百鍰也閔實其罪道極厥辜也五刑之赦  
爲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爲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爲過五罰五過故爲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呂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宮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爲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厝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爲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  
真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爲比罪之差簡孚于獄  
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  
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  
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上剗適輕丁舩丁剗適重上舩輕重彰罰大權刑罰  
去輕去重惟衆非衆大倫大嬰罰慈非若人極亏病  
非佞折獄惟息折獄宅非圣中警喜亏差非勿惟勿  
哀敬折獄明后剗書胥占咸歷中正元剗元罰元案  
亨也獄成而孚輪而孚元剗上鞠大并罔剗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  
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爲強盜旣至不強  
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旣至其所則強當坐以  
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  
權罰比罪非祇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  
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  
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  
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民猶不勝其病況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其罪尔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偽而輕重得以有權非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寬之以盡其情宜無冤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論其法有疑得以啓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成具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已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緹虜敬也才官柏茨姓朕也多鯁朕敬于剋大惠惟剋今天昧民廷配圣丁明清于單喜民也商宅亞中聽獄也兩喜亡或人冢于獄也兩喜獄焉非珙惟府結珍報呂歷尤留喜惟罰非天亞中惟人圣命天罰亞極屨民宅大令政圣于天丁王曰緹虜享孫今廷何警非惠于民也尚明聽也才拯人惟剋亡量也喜屬于又極咸中大慈殺王嘉帝警于絃祥剋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爲敬刑而無惠之憂也天之陰隲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惠爲無以察之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得已而爲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之報使各當其罪爾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爲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爲之尔五罰有倫謂之  
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  
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尔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  
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  
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爲自作元命也監  
者何也行中之惠也吾無是惠無以爲民之中常  
以非惠處之自明其惠聰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  
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  
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  
乎惟惠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惠皋陶邁種其惠

富而敬忌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穆王使人監於伯夷爲足法矣嘉師以善其衆者祥刑之監王之所以善衆也惠明惟明惠威惟畏刑期無刑所以爲惠刑祥刑也

亥侯山命

王若曰父詒味丕羸亥武亨睿明惠昭陞于上尊聳圣下惟昔上帝集身命于亥王亦惟先正亨左右昭嘗身侯越小大憇繇宮亞衛勿羈先祖衷圣位躡序憇于小學享船天丕僭尸資泉于下民侵戎莪或冢

隱即戎馭豈宅或者鬻咬聖年舟子割宅亨曰惟祖  
惟父元胤卹躬解庫十績于戈人甯媿聖位父詔  
味女亨昭卣焘祖女犀剗亥武用考繁迺侯追孝于  
卉亥人女多攸攷戎于龔若女子嘉王曰父詔味元  
歸眎尔幣寧尔耑用賚尔秬鬯戈卣彤弓戈彤矢百  
族弓戈族矢百象三匹父建才柔捷耐迹意康小民  
亡亢寧東卹尔媿用威尔熹惠

義和晉文侯名世本史記名仇非也舊說仇字義  
和案周字配伯仲曰某父蓋未有二字者父義和  
者同姓諸侯之稱君陳伯曰之類尔文武自昭明

德格于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已矣先正晉之先臣  
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惠佐佑先王謀計告  
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  
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閔予小子平王傷周  
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丕愆言遭家之不造也  
天降大禍民不見惠先王之惠天下所資賴者既  
已殄絕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罪合於一雖執事  
之列舉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爲  
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  
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率惠之道然  
尔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  
周禮王功曰勲有績子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己  
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勲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  
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  
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惠能於艱  
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惠有功宜天  
子嘉命之也視師寧邦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  
也旅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秬鬯所以告功於先  
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惠之懋不之賜也文侯之命平王爲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惠明平王望於晉侯其亦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寢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緊文侯之功惠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尔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衰也圭瓚  
之賜為當尔者記其命之當尔明其去之非是於  
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  
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  
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逮也  
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  
翼城縣周衰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  
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柴斲

公曰嗟人亡嚶聽命徂茲淮尸徐戎竝興龜敝迺命

胃敵迺于亡敵亞弔糒粵弓矢鍛粵戈戒砮粵鋒刃  
亡敵亞善今惟至舍牯牛象殿粵獲斂粵菜亡敵彘  
牯牯止彘女則大憲剗象牛元風臣妾逋逃勿敵越  
逐祇復止戎裔賚女粵越逐亞復女則大憲剗亡敵  
寇歟踰垣廬敵象牛誘臣妾女則大憲剗命戍戎惟  
徑徐戎峙粵餼糧亡敵亞遠女則大憲剗人式郊  
式速峙粵楨榦命戍戎惟篋亡敵亞共女則大亡餘  
剗非繳戎人式郊式速峙粵芻芡亡敵亞多女則大  
大剗

魯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胄兜鍪也舍茨  
舍也牯橫木以制牛角者獲窰其牢園也餽糒也  
楨築牆版也榦植木也芻芟橐草也敷理也敵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牯繫也杜  
斂閉塞也峙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敷理甲冑編連干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刃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牯牛馬杜獲窰戒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祇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大防也峙糗糧所以備征役具楨榦所以備城築  
芻茭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  
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  
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爲政之惡謂  
不教而殺爲虐不戒視成爲暴慢令致期爲賊伯  
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  
甲精鍊以居則營廩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  
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  
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  
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  
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  
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榦芻茭之  
取辨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  
夷興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  
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  
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為爲之也先儒以爲此  
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  
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彘斷

公曰嗟哉士聽亡嚶予斷告女羣○止晉古人大○  
曰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誰惟殺責昇如流是  
惟艱才我心思憂日月逾邁若亞貞徠惟古止慧人  
則曰未就子忘惟今止慧人姑將以爲親雖則貞然  
尚繇詢茲爰髮則宅所誓番番臣士效力无誓哉尚  
大止侏侏愚夫朕馭亞莫我尚亞慾惟截截善諷言  
昇商學易喜我皇多止昭昭我息止如大弋介臣  
韶韶倚亡它技元心休休焉元如大空人止大技夢  
亡大止人止彥聖元心野止亞啻如自元口出是耐  
空止呂采我學孫黎民亦職大移才人止大技媚朕

呂亞山人出彥聖而莫山畀亞達是亞耐公呂亞耐  
采哉學孫黎民亦曰殆才畚山荒隍曰繇弋人畚山  
榮襄亦尚弋人出恣

羣言之首惠言也民訖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爲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爲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既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膂力已盡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侂侂壯士射御協惠雖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辯士能易人之智慮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昧昧不思之矣一介臣無他技倚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觀人之技能彥聖不啻出己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其無能為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尔致治之主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己與人興亡自異穆公  
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  
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  
惟老成有惠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爲  
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  
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言  
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季宣

管聖帝堯聰明多思茨既元丁將孫于位攘于众匪祥  
從堯箕公舜仄散堯資也聰明將堯早位麻試彭籀  
從舜箕

堯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堯見  
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惠之至  
不加此也堯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堯得  
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爲能踐形堯聰  
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奎下土口設居口公生分曾從汨從九共九篇彙

飫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  
 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  
 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  
 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為士工商之鄉使  
 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  
 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  
 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惠  
 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旨乎伏生稱九  
 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平  
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  
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  
九矣橐飫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  
必有覩而弗備也

咎繇戾屺誓命戚屺彤帝舜申述大命咎繇慕恭  
魏

皋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  
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命別九州隨山唐川任土塗貢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也

君去大岬并于日山埜遂日斷太康失苗第又人頌于彛内遂又學山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戲味涵至廢昔爾日肩往徑山遂賢徑

義和之罪莫大於悖天肩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禹至于成湯八韜湯亂居亳  
先王居徙帝啓釐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縣昭明居砥石陝之砥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內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徙彭戾葛柏不禩湯亂徙止徙湯徙胤尹去亳適夏无醜十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匱徙女鳩女匱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真也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息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斃尹眡湯伐桀陞自陞遂与桀并于鳴條也桀逐湯

斃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爲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惠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赦者也陞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用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序伐三朥昆吾在今濮陽三朥在今定陶謂師不得由東是也升陟記道所由蓋渡河爾湯之升陟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子來之道固當然哉軍事以利爲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升陟爲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譎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旣勝夏欲舉元社不可徒憂社疑皇臣也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夏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說夏社當遷而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夏帝須績湯邁刃止邁伐三朶俘身琺玉訟柏中柏徒箕瑤

三朶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朶湯追及之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朶而得寶玉夏之玉



命式篇說尹迳成式惠

太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太史公因以爲據後世不能見也序謂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庸中惠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惠曰夏王弗克庸惠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歸亳思庸爲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既葬說尹弓亳咎單遺詈說尹堯迳沃丁

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疏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  
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  
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觐德昧大戊亳十祥桑穀共生于翰觐德贊于彛咸  
廷咸又四篇大戊贊于觐德廷觐德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  
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惠帝之政其有缺歟大  
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作又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  
原命桑穀楮也君奭稱巫咸又王家太史所書蓋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真賢王哉

中丁粵于嚳徙中丁河亶命屺眚徙河亶命祖乙圮于耿徙祖乙盤庚又粵將亂亳殷民資胥歸徙盤庚貳篇高宗寤身說豈百工營求彭壑身彭傳巖徙允命貳篇高宗祭成湯大飛飭外鼎耳而雒祖己訾彭王徙高宗彤日高宗出訾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佐嘗爲帝庭之夢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殷亂咎周人兆鬻祖勸志犇告于最廷鹵柏咸鬻  
殷无錯矣命放乎廷算父筮少筮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戡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爲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有二月武王伐殷弋月戊午筮泚盟維廷泰斷  
武篇武王戎車武百兩席賁武百人而最筮于姆櫟  
廷姆斷武王伐殷建伐婦喜戴元政事廷武威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衆也紂爲天子有天下而武

王車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  
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檄殷立武庚呂笄孚婦徒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  
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遽  
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既勝殷苗彪辰班宗彝徒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  
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尔

鹵次獻敖太采迳次敖巢柏徠翰苒柏迳次巢命武  
王大歆周公迳金滕武王崩貳監及淮尼畔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迳大萁成王无黜殷命轍武庚命敘孚  
君代殷遂迳敘孚出命

黜殷廢殷而封宋也先儒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書  
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半身禾異晦同穎獻彭天孚王命唐半歸周公于  
東迳歸禾周公无身命禾次无孚出命迳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閒亦無睽閒之迹矣太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

成王无伐管蔡蔡呂殷餘民豈康畢迓康靠酒靠杆杆成王圣彗欲无彗邑豈召公先昧无迓召召公无昧无周公迓管成周菑徠告几迓彗靠

洛誥非祇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間蓋不一也序以告卜為本重卜洛也舉管洛則餘事在矣

成周无成舉殿頑民周公呂王命靠迓多士周公迓

亡倫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爲采周公爲帶昧咸王爲左右召公亞悅周公  
逖商奭蔡半无及王命蔡中踐彪戾位逖蔡中山命  
咸王東伐淮尸逆踐奄逖咸王政咸王无踐奄將魯  
元商辨蒲姑周公告召公逖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  
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溢臺齊  
景公飲臺上晏子言爽鳩氏始居之季荊有逢伯

三十五十六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聖宗周算歷耑廷多匹周公廷立政成  
王无黜殷命感淮尼還婦聖釐廷周官

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  
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  
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惠矣有成惠  
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  
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  
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  
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无伐東尸肅峯徠賀王畀榮柏迤賻肅峯山  
東夷即淮夷也肅慎氏今女真國榮周圻內之國  
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賻賜也

周公圣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錄周公之語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  
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  
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无及命商敷分止東郊成周徙商敷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衛彪戾眎康王廷顧禽康王无尸天學  
速算彪戾廷康王山算康王禽廷冊畢分屈里成周  
郊廷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  
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  
作冊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  
謂矣

數王禽酉雅爲周大司徒作酉雅數王禽柏鞮爲周  
太僕止廷鞮禽呂禽數王嘗憂贖剋廷呂剋

呂刑之作呂侯之意也王命呂侯以爲卿士呂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呂命發之也王能  
呂侯之命呂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爲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季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迨文侯卽命

圭瓚以圭爲杓柄所以副桓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勲勞於王室也

汝戾齋柏龠瓦匱徐尼竝興東郊亞爾迨柴斲簋  
斲公伐鄭晉襄公帥師退彭嶺還歸迨簋斲

殺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  
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殺之戰三十二年十二  
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  
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雖因晉赴而沒  
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  
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  
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  
記不可誣也春秋於殺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  
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  
可贖矣語曰不慎不啓不悛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悻而啓發歟有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憚之有春秋文公之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在敗殺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殺尸下其書采秦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殺而作則非作於封殺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

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  
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